



黎勇打豹

罗德祯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黎勇打豹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黎 勇 打 豹

罗 德 楨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625印张 6插页 85,000字

1973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,000册

书号 10111·1043 定价 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海南岛黎山下，有一支英雄的红小兵。他们在党支部和当地驻军的领导、帮助下，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，不仅除掉了危害农业生产的金钱豹，并且协助解放军和民兵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，捉到了一名蒋帮特务。

这个故事刻划了红小兵黎勇的可爱形象，地方色彩鲜明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情节也比较曲折动人，对青少年读者具有现实教育意义。

封面、插图：

王振中 周 仪

目 次

一	黎家小猎手	1
二	“你不老实就揍你!”	15
三	温暖的冬夜	28
四	铁梭爷爷的牛角号	43
五	高山哨	55
六	小伙伴们进山去	72
七	黎勇打豹	86
八	射击场上	97
九	豹骨酒	112
十	两个心惊肉跳的家伙	121
十一	神秘的石洞	133
十二	枪对枪	148
十三	小英雄们立大功	158

一 黎家小猎手

一九七四年的冬天来到了。下午四点多钟，太阳就落到五指山背面去，五指山那高大的阴影，一下子就遮住了黎山村，横过了黎山河。山风飕飕，天气霎时变冷了。

可是，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，这里到处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：有的在割草烧灰积肥，有的在耙田打垄育秧。那些妇女和小孩子们算是最活跃的了，他们一个个卷起袖子和裤腿，在田垄里、坡地上越干越欢。太阳的余辉照着他们一张张汗水涔涔的笑脸，闪闪发光。

冬天，在海南岛来说，是播种的季节，也是黎族人民狩猎的大好时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山里的野兽大都爱在黄昏时分出来觅食，入夜就陆续归山隐蔽。平日，猎人掌握了野兽活动的规律，等到太阳一下山，他们就带着猎枪猎狗，到山林里去打猎。

现在，由于村子里的主要劳动力都参加修堤筑坝的水利大军，所以小孩代替了大人，成为小猎手了。

正在煮晚饭的林小武，急着要去打猎，没有等饭熟透心，就把木柴全都从灶膛里抽出来，关紧伙房门，带着武器上山了。

林小武刚要出村，后面忽然有人问道：“小武，我跟你去打猎，好吗？”

林小武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同班同学纪阿钦。

“我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你敢去吗？”林小武试探地问道。

纪阿钦气喘吁吁地跑上来，说：“敢，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怕。”

“好吧，走！”林小武骄傲地说，领头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笑着对阿钦说：“人家都说你是个胆小鬼，你就争口气嘛！”纪阿钦在后面悄悄跟着，听小武这么一说，默不作声，心想：“我又不是生来就胆小，都怪我妈不让我上山啊！”他抬起头来看了林小武一下，觉得自己并不比林小武矮多少，走路也不比他慢，心里又暗暗说：“哼，你逞什么能？你的本事不也是向黎勇学来的！我今后一样能学得到！”

林小武今年十二岁，在村里这群小孩中，他算是

第二号大个子；头大，脸圆，两只眼睛又大又亮，鼻孔宽宽的，出气呼呼响；两片嘴唇平时紧闭着，腮帮经常鼓鼓的，一天没有几次笑。他说话爱挥拳头，象要找谁打架的样子。这时，他手里拿着弓，身上背着一个黄獠皮制的四方袋子，里面插着一排十几支箭。箭有两尺多长，筷头般粗，是用老金竹头削成的，而且浸过尿水，又硬又锋利，射中野兽不死也会受重伤；箭羽是用山鸡尾毛做的，剪得整整齐齐，象飞鱼的翅膀。他的腰带上，斜斜地系着一把山猪皮套子套着的五、六寸长的双刃小尖刀。山区黎族人民都是出门带刀的。妇女们带着用竹篾装的扁扁的剁菜刀，用来砍柴草，割猪菜；男人们带着插在木夹里的长柄勾头大砍刀，用来开山砍芭，伐木和修理生产工具；猎手们带的都是尖刀，有的一两尺长，有的只有几寸，准备打着猎物时，及时割喉放血，剥皮剔骨，它也是人们同猛兽进行搏斗的近战武器。黎族的小孩，五、六岁起就跟着大人上山打猎，不会使枪就用弓箭，拿木棒；到了十几岁，就自己制造武器，把自己装备起来，独立作战了。这林小武虽然年仅十二，却很精明能干，勇敢过人，大人打猎所要携带的武器他都一应俱全。

阿钦的个头和林小武相反：矮小，脸尖，身瘦，皮肤发黄。因为是独生子，母亲很宠爱他，成天把他关在家里，不让他出来和小朋友们玩，更不敢放他上山打猎，所以使他长得象条少见阳光的芥竹笋，细细长长，皮黄肉嫩。去年，他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，可他妈妈看到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爬山过河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就不让他继续读书了。今年，经过红小兵队长黎勇多次上门动员，阿钦才又回学校，还是读三年级。他看见黎勇、林小武他们学习用功，热爱劳动，打猎很勇敢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要跟他们学。开始，他妈妈不同意他出去跟小伙伴们上山。后来，她经常看到黎勇、林小武打到不少鹧鸪呀，毛鸡呀，兔子呀等等野物回来，心动了，也就准许阿钦跟着黎勇、林小武他们到附近山上打猎了。

这时，阿钦也拿着爸爸给他做的小弓箭，只是没有带尖刀，因为他妈妈怕他身上带刀，跌倒了会割伤自己。他妈妈要他带着个藤篓子，好装些青蛙、长虫、田螺、田蟹之类回来。

林小武在前，阿钦跟后，两个人走过村前一片水稻田，穿过筷子竹林*，下了一个长长的斜坡，就沿

* 筷子竹林——黎族地区的一种细竹林。

着黎山河沙滩朝东走。

黎山水是从五指山主峰和右峰之间的大森林里流出来的，河水清澈冰凉，一年四季都滔滔汨汨地流不断，两岸生长着密密的水竹林，翠绿翠绿；间中有一两株扁豆树、大叶木和木棉树。一到夜晚，各种鸟都回到这里来住宿：白面田鸡啦，长尾毛鸡啦，黑豆婆啦，白头翁啦……竹林里一片吱吱喳喳，真个小鸟天堂。特别是白面田鸡声音最大，呱呱呱呱叫个不停，老远就能听见。一会儿，对面山上母黄獠叫唤小黄獠，“噢——噢”长叫两声，白面田鸡被吓得从水草里跳出来，扑楞楞地钻进竹林里去了。

“哎，我们过河去打黄獠不行吗？”阿钦高兴地问道。

林小武说：“你听黄獠叫声很近，其实它离我们老远呢！我们听到的声音，那是山谷的回响，几里路远都能听见。”

两个小伙伴继续往前走，沙滩上留下两行小脚印。林小武打猎有经验，不到猎区不搭箭，一直往前走。阿钦看见鸟儿在竹林里跳来跳去，不断拾石头打鸟。突然，他发现一只小青蛙蹲在石头上，便悄悄走过去，双手一捂，抓住了小青蛙，折断这小东西的四

条腿，放到藤篓里去。

“小武，阿勇去水利工地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他不是留在那里参加修水利了？”阿钦问道。

林小武说：“不会的。他爸爸要是同意我们参加修水利，他一定会回来叫我们一起去的。”

“对，阿勇讲过，寒假期间，我们一定要为生产队做件大好事，说不定经他苦苦要求，他爸爸会同意我们参加修水利！”阿钦兴致勃勃地说。

林小武说：“不一定参加修水利才算做好事，做别的事情也可以……哎，黑蚂蟥到黎山顶开自留地是真的吗？”

阿钦眨巴着眼睛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林小武攥起小拳头，往他面前一挥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窝在壳里面的竹笋，软巴巴的，一点也不干脆。黑蚂蟥是地主分子，我们红小兵有责任监督他劳动改造。只许他老老实实，不许他乱说乱动！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你忘啦？”

“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忘记，”阿钦说，“不过，我没有亲眼看见黑蚂蟥在那里开自留地，只是有两次看见他从半山腰下来，都是拿着锄头砍刀。对了，不是开自留地，拿锄头干什么啊！”

林小武看阿钦大胆说出了真话，就表扬说：“好，对坏人的行动就是要警惕，要分析。黑蚂蚁现在是在太阳下的干地上爬，溜不了！”

“对，我记住啦！”阿钦点了点头。

两个人离开河边，爬上一道黄泥坎，前面出现一片齐人腰高的茅草地。林小武发现了什么，突然闪身躲进树丛里去。阿钦也跟着躲进去，小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林小武回头来对着阿钦的耳朵小声说：“鹧鸪。”

阿钦向前面一看，只见地头一块高高的石头上，站着一只鹧鸪：花花的脖子，红红的尾巴，是只公鹧鸪。它机警地四处观望，听着别的山头上鹧鸪的叫声，准备回应。鹧鸪一天叫三次：早晨、中午和傍晚。尤其是春天的早晨，普遍都叫。冬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也叫得厉害，叫完便领母鹧鸪进窝夜宿。鹧鸪的“山头主义”最严重，一对鹧鸪守一个山头，不许别的鹧鸪来侵犯，要是对方觅食过了地界，双方就拚命打架。所以鹧鸪在山头上，早晚都要报声，象是警告别的鹧鸪：我们在这里，你不要来了。如果在报声中，发现声音不对头，大家就去围攻，把对方赶走。人们就利用鹧鸪这个特点，用熟食养公鹧鸪作媒饵，把鹧鸪引来入网或落套。黎家小孩很懂得这一套，几

乎每家都养着鸬鹚媒，准备好一副捕鸬鹚的工具。

林小武等到鸬鹚观看了四周，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大胆放声叫唤的时候，便搭箭准备射猎。他对阿钦说：“你注意看着鸬鹚飞去的方向。”

阿钦点点头，瞪大眼睛看着前方。

“啪”不知道哪里飞来一颗小石头，打在鸬鹚鸟的旁边。鸬鹚鸟受惊飞起来。

“小武，快射呀！”阿钦叫起来。

林小武见鸬鹚正好向这边飞过来，便向空中瞄准。但是还没等他拉起弓箭，就听得“嗖”的一声响，那只鸬鹚就象触电似的，头朝下栽倒在芒草丛里，距离林小武不到几步远。

“咦！你没有发箭，鸬鹚怎么掉下来啦？”阿钦奇怪地说。他跑去拾起鸬鹚一看，只见一支利箭穿过了鸬鹚的脖子，鲜血直往外流。“小武，真准！从脖子中间穿过去的。”阿钦不禁惊叹道。

林小武拿过鸬鹚一看，那箭头跟他的箭一样长短，也是用金竹削成，只是箭羽是用毛鸡小翅毛做的，火红火红。于是他高兴地叫道：“是黎勇的红毛箭！”

“真的吗？他从哪里射出来的呀？这样准！”阿钦惊奇地说。

林小武说：“不错，全村只有他家用毛鸡毛做箭羽，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。”

“小武，阿钦！”一个孩子用洪亮的声音叫道。

林小武抬头望去，啊哈！真是黎勇！他正盘腿坐在一头大水牯背上；那头牛拉着木轮牛车，从斜坡上走下来。

“阿勇！”林小武高兴地奔跑过去。“你回来啦！”

阿钦也跟着跑去，把鹧鸪和箭头送到黎勇面前说：“是你打中的，猎物应该归你。给！”

黎勇从牛背上跳下来，接过鹧鸪看了一下，拔出箭头，又将鹧鸪还给阿钦，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拿回去炖来吃吧。”

阿钦很感激地说：“多谢啦！”马上就动手拔鸟毛。鹧鸪还没有死，阿钦拔一下毛，它就“咕”的叫一声，眨一下圆圆的小眼睛。

黎勇今年十三岁，个头比林小武高，身体也比林小武壮实，是村里小孩中第一号大个子。他脸形方方的，鼻梁高高的，眉毛象用锅底灰抹的一样乌黑，眼睛不大，但是两颗眼珠子象两颗明星似的透明发亮。他从小就跟老猎户铁梭爷学射箭、打枪，跟爸爸上山打猎，又不爱戴帽子，不穿长衣长裤，一年四季都穿

着背心短裤，皮肤被风吹雨淋太阳晒，黑红黑红，光滑发亮。人们都称他黑铁树。黎勇带的东西跟林小武的一样多，因为林小武也是向黎勇学的，只是黎勇的弓箭比林小武的粗，尖刀也长一些，快赶上大人的装备了。林小武看一下黎勇的弓箭，没有发现什么新的装备，还是那条花梨木弓，黄獠后脚筋做的拉弦，于是问道：

“阿勇，你刚才怎么拿石头把鹧鸪打飞起来才射箭呢，这样不是难瞄准吗？”

黎勇叫林小武和阿钦坐到车上，“得儿！”一声吆喝，牛车跑快了。然后他跳上车辕坐好，说：“听老人讲，枪打跑兽，箭射飞禽，确实有道理。鹧鸪的毛是花的，跟干枯的树叶差不多，看不清楚，同时向地上射箭不好瞄准，透着天空看多清楚啊；看禽鸟飞去的方向，提前对准一块云彩瞄准，飞鸟快到就发射，射惯了就能命中。”

“嗨，原来你是打提前量！”林小武象发现什么秘密，很高兴地继续追问道：“这个方法是你爸爸教给你的吧？”

黎勇指着老远的地方说：“这要领是哨所史班长教我的。”

林小武抬头看去，只见村庄南面的山顶上，有一个圆形岗楼，岗楼顶上飘着一面红旗，那是解放军的一个哨所。

阿钦很快就把鹧鸪毛拔完，然后把鹧鸪用树叶裹着，放到藤篓里去。

林小武一手搭着黎勇的肩膀问道：“哎，你爸爸同意我们去参加修水利吗？”

阿钦插嘴说：“去捡捡石头也好呀！”

黎勇说：“我爸爸说，快完工了，现在都是搞突击，干重活，我们干不了，在家找别的事情干也行。”

林小武感到不能参加水利建设很可惜，因为这是黎山村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的第一座水利工程，不但能把黎山河堵起来灌溉山上梯田，还能发电。现在，水利工程不能参加，稻子又早割完啦，还没有开始犁田备耕，村里还有啥事情好干呢？林小武愁眉苦脸地望着黎勇。

黎勇完全猜透了小伙伴的心思，他说：“我们村里不是在搞三造田试验吗，那些山坑田，泥深，拖拉机又耕不了，全靠十几头牛犁耙，干活多辛苦啊！”

经黎勇一说，林小武明白了，说：“你是说，我们给队里养牛？”

黎勇点点头说：“对，我们把全队十八头牛包下来，赶到黎山上去放，把牛养得肥肥胖胖的，好有劲犁田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我最爱放牛啦，骑来骑去，不用走路。”阿钦蹦蹦跳跳地表示赞成。

林小武对黎勇说：“好，你真是我们红小兵的好队长！晚上就召集全村红小兵开会，分工每人负责放几条牛。”

阿钦不是红小兵，听林小武说晚上只召开红小兵会，自己没有份儿，心里感到很难过。他低下头，小声向黎勇要求说：“阿勇哥，我也参加你们一块放牛，好吗？”

黎勇说：“行呀，你愿意为队里做好事，为生产作贡献，当然欢迎。”

林小武说：“不过给队里放牛是义务劳动，不要工分的，你妈能同意吗？”

阿钦眨巴眨巴眼睛，想了想说：“我不让我妈知道。”

黎勇说：“不，要主动告诉家人知道。如果你妈不同意，我们大家就去帮你说服你妈。”

“阿——钦！阿钦——啊！”黎勇话音刚落，从斜对